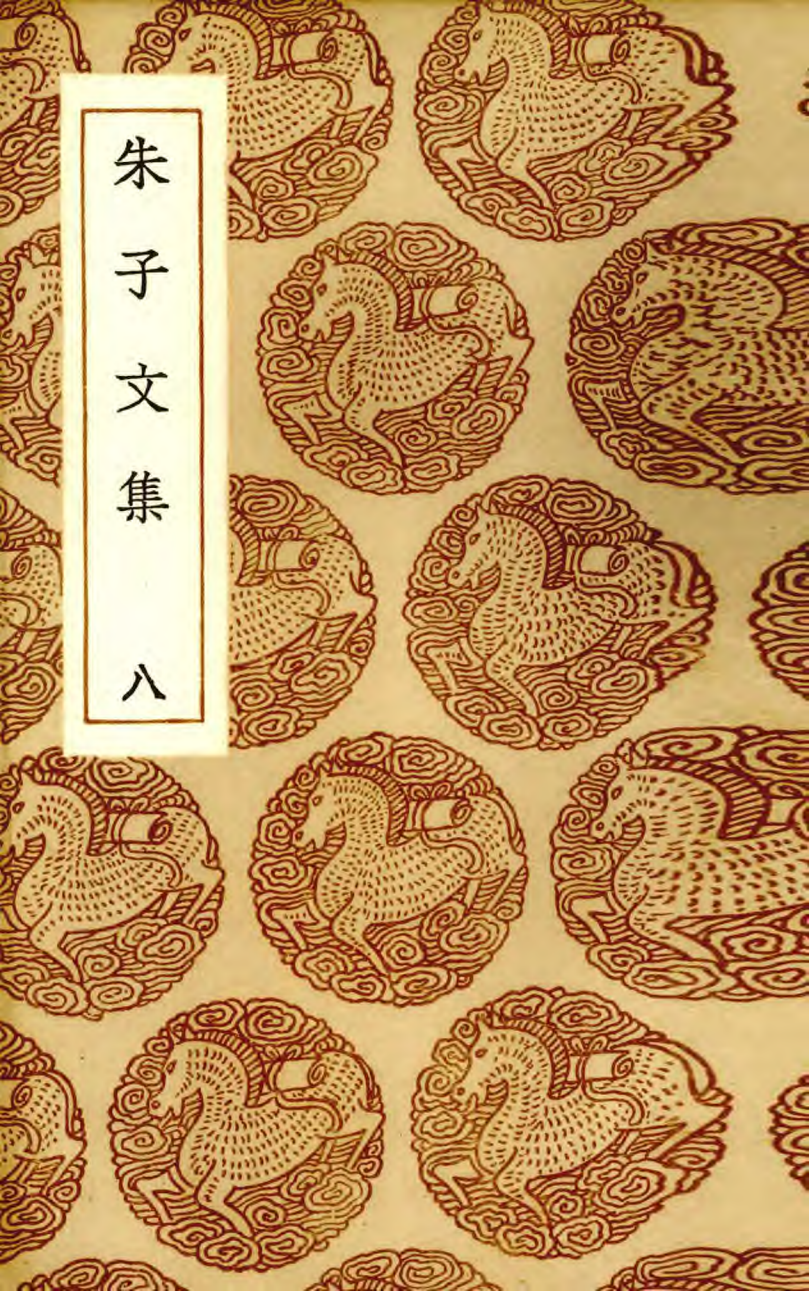


朱子文集
八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文集卷之十三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麤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旣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

其至末至麤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豫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卽有是形有是形則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性之動處爲言而情在其中也物至而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地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如天理滅息尙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閒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

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舜典象刑說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於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

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常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魍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

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及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其兜朋黨。絳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

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賅。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

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論。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間。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王氏續經說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

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麤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盡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髣髴。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掇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乘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

一北校功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難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麤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

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耳。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日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爛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齟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倡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途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惟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王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

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矣。然則今日欲揅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大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還諸州。還爲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若干以爲新額。如以十分爲率。而取其一。則萬人終場者。以百人爲額。更斟酌之。又損大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其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

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尙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

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賅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爲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敕令爲一科。通典爲一科。以次年分。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

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輕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恐亦可取。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於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議。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旣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旣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

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旣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翦經文。巧爲餽釘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旣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尙仍故態。卻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顧下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翦。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尙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惟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

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證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常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寢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耆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謬濫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

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常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前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趙堦親迎禮大略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堦之室。及期具饌。設倚卓。置於堂中。東西相對。各置杯匕箸蔬果於卓上。酒壺在案席之後。別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

婿盛服主人醢子之禮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於次女尊長父母醢子之禮出迎婿於門外揖遜而入至於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婿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宅裏去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中門至於廳事婿揖之至婦轎前舉簾以俟姆奉婦登車下簾婿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婿乘馬在前婦車在後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婿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婦從之贊者導婿揖婦而後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於閭內東方婿從者布席於西方婿立於東席婦立於西席婦拜婿答拜婿爲婦舉蒙頭訖揖婦坐婿東婦西從者斟酒婿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殽婿揖婦同祭殽食畢又斟舉飲饌不祭三斟亦如此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徹饌

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涼衫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一簋今用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筍菜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瓦尊代加勺幕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中東爵西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

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帨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帨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冪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籩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常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獻者贊者

分奠二人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熹因妄謂日錄固爲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卽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爲之志。而反爲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燿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爲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爲表裏。亦不待晚年懟筆有所增加。而後爲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

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爲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爲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爲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惟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爲迂曲回互之言。指爲撰造。增加誣僞。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爲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裏。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爲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機。語見責沈其所贈兄孫漸者。卽幾叟少卿。後改名淵者也。幾叟楊公之壻。嘗以楊公之語告翁曰。更留那老子做甚底。翁初亦駭其言。幾叟復爲反復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過。賴其一言。而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余之謬云。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書云。吾友遲鵬。猶居善地。疑居袁州時也。且其言猶以日錄爲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進表雖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

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奧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爲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閑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於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很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惟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訐謖既久。漸涵透轍。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歲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

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閑樂亦未之言也。若閑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爲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爲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尙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歷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真莫己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己病。因遂肆其很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閑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爲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

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閑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爲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以闕於審量。而輕爲論說。直廢大典。固爲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爲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麤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爲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爲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麤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麤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臥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謨之所敍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爲學。而又不能辨於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爲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海內。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海內者。

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爲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眞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爲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爲證。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舛謬。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惟以此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爲大。了翁之言。蓋亦疏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拂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餽鶉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糺戾。煩碎。而不卽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辨其爲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爲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聘私意。飾姦言。以爲遠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惟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與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一家之言。

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爲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旣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惟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惟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爲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爲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錄。因鄒道卿之論而發者。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見韓璣談錄。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鳬鷺一義。以爲實奢汰之原。此爲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鉤之罪。對放飯流鶩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朱子文集卷之十四

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靜裏乾坤。

橫渠先生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像贊

亡友荊州牧張侯敬夫畫像。新安朱熹爲之贊曰。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伋伋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尙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像贊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像。於可庵退老堂之上。曰。使西河之民。毋疑我於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之。爲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書畫像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

闔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聚星亭畫屏贊并序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尙少。載著車中。後漢書曰。陳實字仲弓。潁川許人。嘗爲聞喜令。遷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後以黨人連及逮捕。人多逃避。求免。實曰。我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宦者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弔者。而實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實故。多所全宥。實在鄉閭。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黨禁解。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諡曰文範先生。又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州里稱其知人。李固李膺皆師宗之。舉賢良方正。對策譏刺貴倖。梁冀忌之。出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棄官而歸。閒居養志。又曰。陳紀字元方。實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實高名並著。而弟諶字季方。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組子羣字長文。爲魏司空。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荀淑有八子。儉。緄。靖。濂。注。爽。肅。數。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早卒。號曰玄行先生。爽字慈明。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舉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數千言。卽棄官去。後坐黨錮。隱遁十餘年。董卓用事。拜徵司空。爽以卓忍暴。終危社稷。多舉才略之士。與王允等密謀討之。未及而以病終。後允乃竟誅卓。緄子或。字文若。少時父以畏禍爲娶。

宦者唐衡女。後從曹操。操以爲謀主。比之子房。及操將受九錫。或諫止之。遂爲所害。或亦作郁於時。太史奏眞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以聚星。蓋取續陽秋語。中更廢壞。近始作新。適邇敝廬。因得相其役事。旣又爲之本原。事迹。畫著屏上。并爲之贊。以視來者云。

猗歟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汗隆。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弔暨全邦。炯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峯對起。麗澤潛滋。優而不見。有黯其思。薄言造之。願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芻黃犢。布臚柴車。策紀前衛。杖藜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願謂汝靖。往應於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其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得見清穆。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髭髥兩穉。亦眞膝前。原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儔匹。晚際國屯。敢憚濡跡。贅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爲先。郁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嘆。崇臺回極。於以占天。猶曰茲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刺前聞。象儀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百爾窺臨。竟考毋怠。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銘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汗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嗣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新安朱熹爲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繇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寫照銘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

唐□□元爲予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於終。操有要。保無窮。

箴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如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旣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題跋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列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敎。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

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敍，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二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難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

以爲聖人彊而附於四者之閒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歎。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古今家祭禮

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制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時討論。以爲一家一國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心。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敘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難本可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板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曰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尙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並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顧不美哉。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

贊則又一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進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己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所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麤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說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鑒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

題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受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跋陳了翁與兄書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嘗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爲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

跋劉雜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

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慤。亦不以是爲嫌也。又況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衆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二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閒。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於後云。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倣其所爲。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惟堯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於家。尊聞行知。不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旣又謀刻諸石。以貽久遠。閒以視熹。熹竊以爲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眞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閔阜甘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以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遜翁書。

跋萬君行事後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舅氏萬君之行事，能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從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似其家姓者耶。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眞僞已混淆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爲可笑。惟此十七帖相傳眞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閒，得不殺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眞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游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

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僊游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書僞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爲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缺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寅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捐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賚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熹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爲大。而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

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僞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荊軻徵夏無且。記留侯徵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旣曰爲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衆口。辱以謂予。因爲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模宏闊。論議雄偉。不爲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宣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髣髴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笑爲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宣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致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

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爲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彝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尙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爲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爲疑，逮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魯衡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泚其頰者云。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通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困，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爲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

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尙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程子禘說後

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生亦如之。

禘其祖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獨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稟結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

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圓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億順翼宣。先嘗以僖祖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謹書。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丈跋語。竊有感焉。謹識於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書釣臺壁閒何人所題後。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像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插釣魚竿。肯

似林閒翮。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斑。驅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疏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閒有胡明仲丈題字刻石。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爲之摩娑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爲予道之。俾書之冊。此予未久而還。則亦爲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峯趙叟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爲書此。慶元己未人日。雲谷老人云。

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麤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爲高雅。今屢經火。不知此石尙存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詭激素隱者。蓋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程先生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云。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方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靜重。蓋亦如其爲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彭監丞集

余頃使潮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衆。獨台之臨海爲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爲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爲役法大害。聞者雖設歇役年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真可謂得法外意矣。聞頗推其法於他郡縣。人果皆以爲便。後以按事至台。留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前。唯顏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惠愛惻怛。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持此集及葉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疇昔所聞以附焉。以爲有志於民者。尙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童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爲。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爲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聲聲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學次第。頃倒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

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贈別詩有小几清香慰離別極知了了萬緣輕之句。子姝或惡其語之不祥者。先生笑曰。此何足諱。然亦爲汝更之。因別定爲愁絕字。旣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厲之言。稍以先後次爲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銖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閒不一日。遂啓手足。諸子姝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幅。皆熹未歸時所留。處畫庶事。遍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爲作張公書。爲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泣受而寶藏之。以至於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受之意。抱此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取遺墨聯爲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修景行之懿。知所跂慕。而又視熹之慵惰無聞。以爲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他卷。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三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絃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頹。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牆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

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派。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卻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己未五月二十二日。

題李太白詩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攜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像來看。偶記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腳版耶。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篋管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閒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閒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

歲晚無消息。重歎簷簷壁上詩。晦翁。

跋胡五峰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時籍溪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閣老新峨豸角冠。劉共父自祕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敍其本末。而書之於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閒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旣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因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

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年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以羣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於雲谷之晦庵云。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是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媿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閒。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月忘。又已如此。可勝歎哉。

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

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麤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剏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跋胡澹庵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不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庵先生胡公所爲作論語解序。斂衽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舐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閒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君之謂與。熹不及從公游。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示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尙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

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於臨漳郡齋

